

ZHAOJIANPING
SANWENXUAN

赵
剑
平



赵剑平◎著

散文选

大众文艺出版社

散文集

赵剑平散文选

赵剑平

大众文艺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剑平散文选/赵剑平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9

(遵义文丛. 第2辑)

ISBN 978-7-80240-333-8

I. 赵…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1158号

赵剑平散文选 / 赵剑平 著

责任编辑 冰 宏
装帧设计 代忠海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 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市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240mm 1/32
字 数 215千字
印 张 9.875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09年10月北京第一版
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0-333-8/I267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 (010)64064983

目 录

- 红色背景上的歌与画 / 1
走泥水 / 8
乡村祝福 / 13
梯子岩寓言 / 18
背篋 / 23
桥 / 28
湿漉漉的记忆 / 32
石韵 / 37
电影 / 42
风中马车 / 46
遥远的井 / 50
在河之洲 / 55
悬棺 / 61
死亡格式 / 64
- 茅台河谷的风 / 70
茶说遵义 / 78
一个民族茶汤里的影子 / 84
挂在悬崖上的街 / 90
迷人的村路 / 95
山洞话题 / 100
雀鸟鸣唱の旅程 / 106
不会忘的风景 / 113
去柏坝 / 118
桐叶 / 122
小平房 / 125

我在贵州贵阳府 / 128

路迢迢 / 137

心灵的山峰 / 144

爱的力量 / 146

走进神秘之地 / 147

欧罗巴散记 / 173

文化的幽灵 / 206

文学的理喻 / 211

民族文学创作思考点滴 / 215

与生活一起创作 / 218

小说的辉煌 / 225

主体心理导向的一种集合 / 229

创造主体的完善 / 233

清风明月伴我行 / 235

文学与朋友 / 239

我的怀念 / 243

千年等一回 / 246

坚守在自己的小路上 / 248

寂寞中的冲动 / 250

嫁接在现代文明之树上的罪恶 / 254

爱不寂寞 / 258

缘非缘 / 260

乌江边上的守望 / 264

依稀旧梦 / 268

生命的回响 / 271

读一个新人的两篇小说 / 275

编读絮语 / 277

红色 背景上的 歌与画

河水柔柔地流淌，悄无声息的，很少有人感觉到它的力量。但河岸绵延的山峦，正刀砍斧削一般地伸向天空，你就不得不惊叹这种切割，真正地水劈山开。这种自然的较量，到底有多少年呢，我们只有假设，没有答案；因为它太古老，也太宏大。可是，在赤水河谷，这一切似乎都有一种见证，就像两个人打架，有第三者在场；这种见证叫桫欏，一名树蕨，恐龙时代的孑遗植物。恐龙灭绝了，这种植物却奇怪地捱了过来，捱了两亿年；即便濒临灭绝，也在赤水河谷自成气候，被科学家称做“古生物活化石”。

三月的一天，我来到赤水河谷，走进国家桫欏自然保护区，走进中国侏罗纪公园。老实说，我所认识的侏罗纪，差不多都是从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来的，既蛮荒又凶险。好莱坞在这方面有很多天才，过去与未来，不管多遥远，科学技术加丰富的想象力，弄出来惟妙惟肖。我站在那桫欏群落前，电影的侏罗纪与自然的侏罗纪冲撞着，亦真亦幻，一时间竟不知身在何方。我后来想，现代人的悲剧或许就在这里：迷恋于幻象，而忽视生命的真实。但桫欏毕竟有桫欏的魅力；她活着，她摇曳着，这跨越时空的舞者，这侏罗纪的精灵，用她的绿，用她的独立的身姿，她的形同巨伞、状如华盖的枝枝叶叶；她们大多探着一个毛茸茸的头，有探着两个头、三个头，甚至四个头的，谨慎地窥视着。我感觉到了这种目光，就像面对一个不说

话的老人，你只要看他的目光和他的皱纹，便可以和他交流；桫欂的眼睛和皱纹都长在躯干上；她的躯干黑黑的，仿佛过了天火一般；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她的眼睛隐藏在一层皮下面。我走近一株千年桫欂；上百年的桫欂，平均年生长还不到一厘米，而这株桫欂有九米多。我小心地翻开她的眼皮；她的眼皮并不粗糙；我感觉一种温润留在指尖。千年桫欂告诉我，用她的眼睛告诉我，离这里一百多公里，有一个叫自贡的地方，那里有一群恐龙，从前时常光顾赤水河谷……

我知道那群恐龙，那群恐龙的化石如今被翻了出来，摆在博物馆的展览大厅，即便化石，我相信冥冥中恐龙的头也会向着赤水河谷，是对食物的覬覦？还是对生存的渴望？事实上，上个世纪末，赤水大同在岩石上发现有一些神秘的痕迹，自贡恐龙专家鉴定，就认定是大型恐龙的脚印。一条河怎地会“红”起来？“四渡赤水”，红军绝处逢生，不过一种巧缘；这里说的却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整个四川盆地，包括重庆市，都是一片红壤；而一脉大娄山向北倾斜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大片丹霞地貌。赤水河不仅是一条行政分界线，还是一种地质的连接；盆地的红壤和高原的丹霞地貌，必然有一种联系。赤水河水清，赤水河水亮，但它被一片红色的背景映红哪。恐龙与桫欂，共同拥有一个红色的背景。而除了赤水河谷，哪里有这样大面积的桫欂群落呢；四万株，不算多，但对于一个侏罗纪公园，只是一个公园，却已经是一种奢侈。我听同行的几个朋友说，昆明世界博览植物园中那株桫欂，就是从这里挖去的。桫欂移栽，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就在赤水河谷，有人做了实验，把一株桫欂稍稍往坡上挪一挪，也很难成活。也许正是这种坚守，她才躲过了灭绝恐龙的那场劫难。而这个植物园竟成功了，从原始的河谷到现代的都市，桫欂舍近而求远，面向全世界，要传递一种信息？或为了一种证明？她原来也是有灵性的。

我惊讶如此美好的事物会钟情赤水河谷，也感叹赤水河谷能孕育如此美好的事物。

当然，赤水河谷不仅仅有桫欂，桫欂只是一个眼，象诗眼戏眼什么的，让人提神醒脑。而赤水在短短的几年里，能够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除被确定为国家级桫欂自然保护区、中国侏罗纪公园外，还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区、国家级竹海森林公园和中国竹子之乡，其间显然还有更宽广、更深厚的内容。赤水四天，每到一处，我都有一种新的感动；无论自然的，还是人文的，总让人兴奋不已。

四洞沟，这是赤水开发最早的景点。顾名思义，四个瀑布同在一道河谷上。河谷不开阔，长了满坡的竹，沟里躺了团团巨石，流水撞在石头上，飞花溅玉地迸起来，如歌，如画。溯流而上，在一个平缓下去的滩头，一种小叶的灌木几乎覆盖整个水面。仔细看去，每一蓬灌木都抱着一块石头。这种灌木叫水狮柴，当地人做了试验，水狮柴移栽到土里是不能成活的；这也算四洞沟一奇。但这些都是一种点缀，就像天书石、水管树、公母树、珍珠裙，虽也奇，却最终不过陪衬；真正的主角还要算瀑布。四洞沟的瀑布尤其能够代表赤水“千瀑之市”的风采。不说月亮潭的秀丽、水帘洞的神韵、也不说飞蛙岩的灵动、白龙潭的雄奇，而四洞瀑布大小差不多，距离不远不近，很均匀地摆在一条沟里，就让人觉得这之间有一种天意、有一种神算。四洞瀑布有如四个音节，四个音节组成一支时急时缓的乐曲，在河谷里流荡。看大瀑布，像黄果树、十丈洞，总要有运气，如果水瘦山寒的，找不到“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感觉，就寡味。但四洞沟不一样，它虽然也有气势，却不仅仅因为瞬间的辉煌；即使枯水季节，只要还有那么一点在流动，它就有一种旋律萦回在天地间。所以，游四洞沟，除了看，还要听，甚而很多情景听还是主要的，它给人的感觉那么纯粹；穿行其

间，想着自己那一份生活，凡俗而且邈邈，让人有一种净化、有一种升华。

比起四洞沟来，燕子岩的开发晚了许多。听导游小姐说，为开发燕子岩，赤水市分管旅游的副市长都腰里系着保险绳，在陡峭的山崖上探路。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燕子岩的开发一开始就有较高的起点。走在景区，很少看见人工雕琢的痕迹，甬说没有摩崖石刻什么的，哪怕方便游人歇息的凳子，也是用一截粗大的楠竹，两头斜撑两截小一点的楠竹，成骑马桩摆在路边林下，最大限度地保留着自然原始的风貌。顺流而上，顺山而行，真有一种深山老林的感觉。腐木横陈、藤树纠杂、竹子开花，原始森林里那种生存与死灭的奇观随处可见。在一片竹树混交林里，我发现一棵棵树长得又细又直，仔细琢磨了琢磨，这才悟出来达尔文，他那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论断起了作用。这些树木，命运安排它们和竹子一起生长，只有憋足了劲往上冲，和竹子一般高，承接浩荡的阳光，才能从容地往粗往壮发展。燕子岩的瀑布悬在山顶上，高高的一挂，遮了半边山。我们从河谷里抬脚上坡，那人都气喘吁吁的，忽地一阵轰隆声响，天风海雨一般在头顶上呼啸着，抬头一望，完全仰视，那风景不仅雄奇瑰丽，还威风凛凛，格外让人折服。山崖上一条道，从瀑布后面穿过，换一个角度看，这风景又如梦如幻，几多飘逸，几多潇洒。瀑布的一边有岩腔，峭壁上有成群的岩燕栖息，燕子岩由此得名。瀑布的另一边则有一个洞穴，高矮宽窄正可以容人，山水淅沥不断，这就是“生命之源”；人与自然，牵丝网线，有多么神妙。顺着一溜石级，我们从崖缝爬上崖畔，大瀑布被踩在脚下。殊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上头还有一挂瀑布；虽不大，却如观音坐莲，风韵非凡。看来，即便翻上这瀑布，也未必到达真正的山顶。站在崖畔，回首来路，望着如海苍山，突然大吼几声，仿佛这人也来势，借着生

命的激流，一下在天地间站了起来。

下午转仁友溪，人都有些疲倦。渡口在一棵老榕树下面，旁边有几礅圆耸耸的巨石，上头刻一些文字，“急公好义”什么的；这地方从前为“义渡”，免费过河的。上船，听着桨声，望着河水，还是打不起精神。但上岸，沿山溪，进山口，忽地一沟的芦苇漫到跟前，人稍稍一愣，便振作起来。也许这就是赤水的魅力，山有不同，景有不同。但芦苇，我在文学作品里认识的东西，白洋淀、芦苇荡，这样的情景在赤水的山溪里出现，却不由人不稀奇。芦苇挡了开阔的视野，人尤其注意脚下；小径依然用四洞沟、燕子岩那种丹霞石铺砌，有些地段直截地就是从一块巨大的丹霞石上凿出来的；但在一片迷茫的芦苇里，小径却格外醒目，红红的向前伸展，冥冥地有一种昭示。即使溪，水流也还是很大；溪流清澈见底，淙淙水响，仿佛来自我们心灵的深处，既亲切，又别有一番诗情。出了芦苇，走一段山路，来到一处断崖，只见一壁树根，几乎遮没整座山崖，这就是有名的“根瀑”。顺着根须，我们找着崖畔的树，一棵榕树，并不大，它的存在仿佛完全为了脚下的根；这是一种颠倒，还是一种超越，让人迷茫，也让人感叹。它是瀑布的雕塑，永远凝固在寂寞的时空里；它是根的诠释，所有的辉煌都为了向地下的发展；它又是意志的证明，哪怕遥遥无期，只要目标明确，就会义无反顾；……

老实说，一处景观，特别是自然景观，只要赏心悦目，完全没有必要赋予它严肃的涵义。但或许我多少了解这一片山水开发的背景，便有意无意的，总想着那些人，总想着那些事。这种情况到了后来，尤其是看了那一望无际的竹海，简直就成了一个念头。“根瀑”与“竹海”，是不是就是这些人、这些事的一种对应、一种写照呢？我走在景区清寂的小径，面对那棵棵茁壮劲挺的楠竹，眼前总浮现一些挥之不去的面影，有相识

的，也有不相识的，亲切而又倔犟，精灵一样在天地间舞蹈，在走过的路和将要走的路上舞蹈。我想，人毕竟是文化的产物；面对自然，实际上就是面对自己；而发现自然的诗意，实际上也就是对自我诗意的发现。所以，我们身在其中，也就无法摆脱，当然也无须摆脱。比如一百多年前，黄氏兄弟筹资开发四洞沟，而到了新时期，当地一位姓杨的书记省吃俭用，自己垫资四千多元，接着四洞沟的开发；又如同兴林场职工月工资才一百元，在老场长带领下，奋战三个月，用深圳速度开发燕子岩风景区；又比如一位姓陈的个体户，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几十万元钱投放天台山，想雕凿又一个“乐山大佛”，而导致婚姻危机，法庭上，女人提出来“菩萨归你，家头的东西归我”……这是一个群体，这是一种现象。如果孤立地看，让人想到了和氏璧的故事；没有卞和的精神，谁能够认识远在赤水山区这些奇特的风物呢。而实际上事情并不是孤立的，无论是历史的赋予，还是时代的风采，或者自然的感悟，即如下意识的凝聚，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于是这月山水才有桫欂永驻，整个森林覆盖率才会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而上千个瀑布也才能够日夜不停的歌唱……

这不仅仅是我的感动；也许到赤水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感动。我所知道的，一位“挂”赤水的领导，只要瞅着空，就往赤水跑；他走遍赤水的山山水水，回来后，见着作家画家的“你们真该去赤水看看……”就这么说，如数家珍的；那种深爱，那种溶入，让人鼓舞而又向往。但这一次，我终究也没有能够走遍赤水。面对丰厚、面对博大，我的量太小，盛不下那么多。而笔力孱弱，即使写出来，也可能挂一漏万。我只有尽力地走下去，去大同古镇，感受赤水人对自己历史的珍视；去丙安，一条街就建在一块巨大的丹霞石上，体验赤水人的坚韧和从容；去东汉岩墓群，触摸赤水人古老的文化……

告别前来送行的朋友，我开始往回走。车子沿着赤水河畔宽广笔直的水泥路，风驰电掣地跑着。望着浩荡的赤水河，望着两岸青山，望着那些充满魅力的山谷，……我忽地想起来元末宰相刘伯温一首预言诗：“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再过五百年，云贵赛江南。”现在是不是“应”了呢？车过枫溪口，三岔路口一块路牌指向十丈洞瀑布；我一怔，才想到这一次其实也应该去看一看的；我大约十年前去过那里，至今脑海里还刻印着大瀑布的风姿，还萦回着大瀑布的轰鸣，那仿佛沉寂了千年万年后的吼喊……

这是整个世界都能够听见的一种声音。

走浞水

我提前一天来到了务川。

我的民族正张罗着祭祖。现代化的进程已经给我们几千年文化的传承带来了可怕的撕裂。我不想面对祭坛远古先人飘飘荡荡的魂灵无奈而又茫然。我要给自己腾一点时间，即便浮光掠影，也能够找寻哪怕一勺一羹，跟我思之深切却一点也不和蔼的祖灵有一种呼应。

县里安排一辆吉普车。我的同学马强从前在一间中学担任校长，这会儿转到教育局做督学，没有多少事情。我把他拉到车上，便一起往浞水去。我曾经多次到务川，到过这里的很多乡镇，却没有到过浞水。

大娄山千沟万壑，纵横交错，在山地上切割出来数不清的格子。而镇呀村的，则是装在这些格子里的字；而市缠乡街，则有如一个字的横撇竖捺、弯钩顿点。只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才能弄清楚这片乡土蕴藏的真正含义。

汽车爬坡上坎跑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到达浞水。正“五一”小长假，镇上学校里那些秀才都下重庆玩去了。马强却很自信，说要找一個摆得起龙门阵的人才行啊，便一转身不见了影儿。我站在乡街三岔路口上，多少有些茫然。街边屋檐下有一些生意。我凑近去，这才看清楚是卖叶子烟的。一段塑料布摊在地上，一捆叶子烟散一个头，亮出十几根烟来，整齐地摆在塑料布上。几个老者叼着烟竿，抱着手，静

静地守在烟摊前。见我近前，一个老汉掐了半截烟，一定要我尝尝。旁边一个老汉嗤了一声，说一看我就是吃纸烟的。我说纸烟我也不吃，我下乡那会儿其实抽叶子烟，只是有一次醉了，醉得很厉害，也就不吃了。东拉西扯一碰，几个老者原来都是汉族人。而整个浞水镇，竟然也没有几个仡佬族人和苗族人。我多少有一点奇怪，这个自治县诺大一个镇，居然差不多都是汉族老大哥。

马强到底还是逮了学校一位团委书记来。人虽年青，却远远近近的，也知道浞水一个大概。我们的新朋友一摆，我才弄明白浞水原来是一个移民世界。跟“古老户”仡佬族人比起来，浞水人只能算“外来户”。但浞水终究不是一块“飞地”。它在务川边上；而务川，却在贵州边上。这一来，浞水是县界，也是省界，跟从前的四川、现在的重庆接壤。浞水是一个镇，也是一条河；只是浞水河没有多大名气；它在大娄山中阴郁地流淌，也在大娄山中注入芙蓉江，无声无闻地消失。但切破大娄山的芙蓉江却是滚滚滔滔的；而且芙蓉江跟穿越务川的洪渡河一样，其流域都属于中国仡佬族主要的聚居区。芙蓉江畔的道真，尽管先前是为了纪念“南域”文化的传播者尹道真而建制设立的，却跟务川一样也是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可以说，洪渡河与芙蓉江，孕育了中国仡佬族的“两河文明”。

浞水河虽然不大，却也是一种诱惑。跟世界上很多城镇的形成一样，浞水的形成也跟浞水河有密切的关系。不管哪一种人，也不管有哪样抱负和意图，他们都会死死扭住水这个命根子。难怪地球上所有的大江大河，都毫无疑问地成了人类文明的摇篮。而浞水往东，到长江一级支流乌江也不过数十里。浞水先民据浞水而傍乌江，应该更有一种智慧。事实上，今天的浞水人经乌江乘船到重庆，比走旱路到省城贵

阳却要方便得多。也难怪学校的老师们这时候都去了重庆。

大约怕漏掉了什么，我们的朋友站在街头传呼带信的，找了一位老人来跟我们“摆龙门阵”。老人八十多岁了，除背驼一点，精神却很好，脑子也很清楚。家有老，当块宝；而一个含蕴丰富的古镇，如果没有饱经沧桑的老人，那几乎也是不可想象的。甭说，老人就是这片土地的化身，古往今来，七零八碎，都浓缩在他心底，也记录在他脸上。我们在老人带领下，走过气派奢华的高杆灯，步入浞水老街。

说老街，那是因为我们还能够看见一些老房子。去年秋天，一家人煮饭不小心引起一场大火来，殃及一街，很多老房子成了灰烬。我们走在街上，还能够看见东一段西一段烧得黑糊糊的木头。而不幸中又实在万幸，那几家会馆和祠堂却顽强地存留了下来。尤其江西会馆，火燎子都窜到了山墙上。大家站在街头，正措手无策。却突然来一阵风，把呼呼的火势刮到了边上。一街的人看得目瞪口呆的，都叫神了。而上了一点年纪的人记起浞水两次烧房子的情景来，都众口一辞地说从前也这样啊，眼看就要烧起来了，却平地起一股风，吹转火头，压住火苗，把一幢房子保了下来。灾后重建，镇上要拆除破旧的江西会馆，却怎么也找不到施工队伍。工人们觉得那老房子藏妖纳怪，都有一点怕惧。而今，立在街边一截坎上的江西会馆虽飘摇欲坠，却依旧巍巍乎高踞浞水人心头。

四川会馆跟湖南会馆在这一次火灾中没有受一点威胁。只是湖南会馆已经空空荡荡，大家心照不宣的，从墙上那些造反派涂抹的痕迹，都知道这里曾经发生比火灾更加惨烈的浩劫。但从合抱的柱头和高挑的檐翘，仍然能够看出当年的气派。四川会馆已经成了民房。主人不在家，房门紧闭。而从外面看，那高大的墙体，那完整的石级，除风雨剥蚀留下

一些岁月的痕迹，它还是那样恢宏和坚固，应该是几家会馆中保存最完好的。从一家会馆到另一家会馆，我们浮皮潦草，一晃而过，却分明感觉了一种穿越。毫无疑问，这些建筑当年都是镇上最完美的风景。随着社会的进步，它们从兴盛走向衰落，耀眼的光芒失去光泽，已经成为一缕隔岸的余响。

会馆的消失其实最终是文化的消失。在这个地球上，只要关系人的事物，没有不被赋予一种品质的；何况会馆，这种从人的精神现状中产生，而又反过来影响人的精神成长的物质过程。会馆是移动的乡土，是迁徙的人群对原生地的怀想与纪念。会馆是孤独者的阵地，是开拓者最后的坚守与出发。一个镇，一条街，不过一个舞台。各个文化单元在舞台上演绎，碰撞与吸纳，形成新的高地，最后只有一台戏。而这时候，会馆的作用越来越狭窄，有的成了家族的宗庙，或者祠堂，有的则直接被改造成了民居，而有的则因为公产的缘故，做了销售化肥和农药的门市部……

我还是不明白浞水的诱惑在哪里。

丹砂啊，水银啊，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用浑浊的目光望着我，毫不迟疑地说，务川的好东西多呢。

哦，这里原来是一个通商口岸。换一句话说，几乎所有浞水先人，都是四面八方来的生意人。有意思的是浞水先人从芙蓉江，或者从乌江来到浞水后，却再也没有前进。要知道，那个盛产丹砂与水银的矿区距离浞水也不过一百来里地。开拓者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奔着水银与丹砂；近在咫尺，却又嘎然而止；这是耐人寻味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务川洪渡河畔发现了大量汉砖。专家考证，洪渡河畔占着丹砂主脉的务川矿洞是中国最古老的汞矿区。秦始皇灭巴国设巴郡后，一个叫“清”的寡妇控制了西南丹砂的开采。大量丹砂和水银北上，供秦始皇提炼长生

不老之药。而秦始皇陵地宫，甚至“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史记·秦始皇本纪》）仡佬族先民的丹砂和水银北上，浞水是必经之地。这一来，浞水移民虽不能够从丹砂与水银的交易中直接获利，却可以通过食宿，为丹砂与水银的中转运输提供服务而间接获利。正是这种产业带动效应，为浞水提供了商机，最终使浞水像一块楔子，不即不离地楔在中国唯一的两个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之间，也楔在中国仡佬族的洪渡河芙蓉江“两河文明”中间……

浞水一名濯水，立意显然来自楚地民谣《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如今，浞水镇上还有一个名叫沧浪的村可以作为佐证；从这一点来看，浞水先民对他们开劈的这片土地充满了自信。

我们沿着老街往回走。这时候，我发现浞水老街其实只有一半；另一半则是刚刚建起来的楼房，钢筋混凝土的，不管占地面积，还是楼层高度，跟县城大多的建筑比起来，也一点不逊色。看着这种盛与衰、新与旧残酷的对比，我忽然觉得会馆虽然消失了，而它的影子，则顽强地映射在了浞水人心灵深处。整个浞水就像一个会馆，只是时过境迁，浞水面对的已经不是神秘而丰富的民族文化，也不是丹砂和水银带来的经济格局。浞水之于务川，汉族之于仡佬族与苗族，既是一种对应，也是一种参照，那种贯通和融合实现后，其实还应该有一种延伸，就像浞水先人从他们的原生地出发那样，要找寻生命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最后获得一种持续不断的力量，通向一种永恒。而这一点，也正好是务川自治县这个中国仡佬族最大的聚居区进行祭祖活动的精神。

记不起哪一位朋友说过的，认识仡佬族要从丹砂和水银开始。而我套用一下这句话，要真正认识务川，其实浞水是一把钥匙。